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
卷二

桃葉仙 尚延彩，天津人，才長而短於視，跬步之間僅能約略人形。同人因呼為次公，蓋戲以狂者進取主義焉。一日訪友，得子建《洛神賦》於其案頭。讀之，色喜曰：「世固有佳麗若此哉？」友笑曰：「但恐吾兄見之，亦與嫫母無異。」尚亦笑曰：「君過矣。予縱未知色，豈遂不聞其香？」因相與大祭。越二年，南遊吳楚，僑寓秣陵，載酒於秦淮等處，日尋名勝。偶過桃葉渡，忽忽有感於懷。比歸邸中，天已薄暮，閉門高臥，輒誦王獻之舊作弗輟。俄聞窗前低詠曰：「故人不相識，獨坐為誰響。」音甚嬌婉，如閨人。尚心微動，啟戶視之，時正月望，清光如水，院中杳無人跡。心疑為鬼，亟闔其扉，拂榻就寢，屏息不敢出聲。無何，環珮珊珊，寢門竟自辟矣。尚於枕上駭矚，苦無所見，然而香氣溢發，嗅之而骨為之靡。未幾，聞小語曰：「王郎睡乎？」近在咫尺，始能少識肌容。纖腰弱態，素面紅裙，二十許少婦也。第為目力所限，猶未深辨妍媸，而口脂遙吹，亦既心醉。乃不畏縮，起而曳之使坐曰：「別來無恙？何怨我不相識耶？」女笑曰：「窮措大強作解事，子知我為誰？乃鬼狐來取汝命耳。」尚竟坦然，惟以目抵女面，睫毛幾刺其頰。且誦二句曰：「施朱太赤，敷粉太白，古人不我欺矣。」女頗不耐其視，曰：「人皆具眼，一目了然。奈何令眸子逼人至此？」於是兩相諧謔，歡然止宿。明旦，始別去。乃謂尚曰：「君實獻之後身，妾即桃葉，雖鬼而已仙矣。情緣未斷，因以相投。君能與妾久處，當令君壽。慎勿泄之他人，使造言者疑我也。」尚喜得麗質，生死俱所不辭，遂不懼其鬼，而反昵之。雖至契密友之前，未嘗微露其概。女晝去夕來，日益纏綿。即有客乘夜過訪，而女之至也無形，女之避也無跡。私語喁喁，屬垣者竊如充耳；笑聲吃吃，窺戶者闕其無人。其行蹤詭秘如此，尚益信其真仙。無何，而尚疾矣。女時來問視，湯藥必親，儼然伉儷，而疾亦小愈，獨向之癡情不斷，每值其來，欲與之合，女作然辭曰：「妾誤君幾危，猶忍以床第相惑耶？」尚不聽，強之共寢，明日而疾又大作。女歎曰：「予害夫子，將不可復為人矣。」尚正色曰：「即使今為卿死，已愈於徒生，何憾為？」女終引為己過。幸尚之艱於遠視，遂匿跡韜聲，雖日侍尚之左右，而不使一見之。尚因疑其薄情而恨恨不已。無如疾益不起，同寓之友咸憂之，女亦數夕弗至。蓋自尚之疾也，女為情所繫，為憂所迫，漸不能隱其形。尚雖不睹，而人反時一見之，甫悉其病源。與之契者，皆苦口以諍，尚猶堅諱曰無。適鍾山有一道士，素持勸教之術，驅遣最靈。眾乃相與為謀，不令尚知，造請焉。道士慨然與偕來，至則曰：「妖氣甚深，非符咒所能祛。」乃度地為壇，四面皆張獵網。道士隨禹步作法，且戟手而指曰：「速速！」良久，有黑氣一團，微挾赤光，自東南而來，颯疾如風，徑投網內。眾視之，則一白狐，毛雪色，口啣小草，閃灼有光，向之所見其赤者，蓋即此也。道士不暇責問，急掣劍欲斬之。狐匍匐乞命，以喙向病室而噪，一若悲不自勝者。道士驗其草為芝，乃擲劍歎曰：「世之膜視其夫者，固此畜之不若也。吾幾害天下之節義矣。」巫命撤其網，狐遂輾轉化為女。眾環矚焉，見其妖冶異常，因嘖嘖曰：「無怪乎尚三之見惑也。」女詣道士請命，且自白曰：「兒前身實係王家桃葉，緣夙孽墮落為狐。修持數百年，既已悟道，前一見尚，戀戀締袍，遂狂惑忘其異類。不意尚一病沉痾，竟乃不救。兒籌思無策，歿自靈山覓得此草，實欲前來就藥，行至中途，即被擒獲。兒以妖妄惑人，死乃其分。祈師以此物療即痼疾，兒區區之念既遂，歿亦無憾。」言次，詞色俱慘。眾中多有涕零者，反向道士為女乞憐。道士乃呼女而進之曰：「汝來前，夫人之心如水，溢則為災。尚雖不由汝死，病實因汝而生，烏得無罪？予今鑿汝寸誠，不加汝譴。況尚疾得此亦愈，痊後仍勉事君子，戒以寡慾清心，不獨可同成地仙，亦可以完汝素志。」語已，太息徑去。眾延女入室，煎草醫尚，一飲而瘳。左近羸發之夫，沾其餘瀝者，亦活十數人。女遂自此晝見，同寓者咸得晤言。女善書，頗得鍾王家法，丐其一幅一扇，無不寶以終身。乃尚自愈後，雖益愛重女，情好倍篤，然不敢過於馳騁，遂益堅強。居半年，尚返故里，女亦與偕，但不復露形，而倡隨則未之有異也。尚不自諱，恒曰：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予初視如雲如茶者，直如無物。乃迫一見之，幾不能生。彼目之灼灼者，可不戒哉？」聞者深領其論。後尚至五旬，道士忽來，兩人闔戶飲。及夕，竟失其所在，蓋與女皆仙去也。

外史氏曰：太上忘情，特不自溺於情中。而於人之有情者，未嘗不心焉許之。觀道士見女啣芝，即閉開網，諄諄以節義為言，非因其情而憐之乎？至於眾人，未必皆鍾情之輩，乃為女所惑，泣下沾襟，反為之居間而排難。情之動人，一至於此！然非尚之深於情，女之癡於情，吾知忘情者終屬無情，不及情者又何知有情也耶？

隨園老人曰：近察秋毫，遠味輿薪，世之短視者固多也。惟此得遇麗人，香豔千古，不惟可以解嘲，抑更可以解醒。浩歌子直世間第一解人。

馮填

馮填，字懷仲，浙西人，友於綦篤，無忝厥名。弟塋，素無賴，每傲慢之，填恒笑而不言。戚族多不平，謂之曰：「渠弟而若兄，何乃無禮如是？」填曰：「予少失怙恃，同胞者惟此一人，若以微隙而昆季分離，庸保長逝者不掩淚泉下乎？予不忍於吾親非為弟也。」人以是高之。未幾塋之髮妻卒，繼妻某氏，性極悍，每每以事嗾其夫。塋益視兄為陌路，箕帶覆鋤，恣其詬誶。填之婦漸不能堪，亦憤訴於夫前，塋怒曰：「若亦效長舌者耶？牝雞司晨，惟象之索。予寒門不堪有此。」遂與弟計，欲出其妻。塋始猶諫阻。及納婦言，反向兄前媒擊嫂短，且借端與之哄。每謂兄曰：「若留嫂，盍析吾居！」於是填去婦之志遂決。婦故名家女，誓不二夫，長跼夫子前流涕不去。塋又以言激填曰：「我固謂兒女情長，則英雄氣短也。」填益恚，竟出其婦，塋與妻愈益得志。填亦不再言娶，箠箠一身，盡以家事予弟，坤遂少安。然自填出妻，飲食衣服皆仰給於塋之婦，日漸涼薄。家故素封，塋與婦日饜梁肉，而以粗糲奉兄，填亦隱忍弗言。塋以天性不安於中，遂與兄計，亦欲出其妻。填聞之歎曰：「家門不幸，而有離異之名。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？不可因吾而壞弟之琴瑟，吾盍去之。」遂僕被夜行，悄然他往。塋本故為此語以飾己過，填既遠去，益中奸謀，夫婦乃私相慶幸。居無何，灶突火起，延及室廬，泯焉蕩焉，盡其所有。夫婦日益貧乏，不可謂祝融回祿俛然目無瞳子也。先是填倉卒去鄉，茫無定向，因思舅氏某公，新任江右，遂決計謁之。獨行數十里，力少倦，息於道周。俄有偉丈夫，鬚髯如戟，驕從甚盛，疾馳而過其前。見填，即下曰：「故人別來無恙？」填視之，若不相識，乃起而揖曰：「契闊日久，偶失記憶，望以姓氏見示。」客大笑曰：「不復念我耶？予與兄實同桑梓。竊已識荆，今且略置姓氏，有一事亟欲咨君。」因即樹下設甃，與填並坐，而叩之曰：「昨自故鄉來，聞兄有棄婦之事，信有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客曰：「審是，則君以孝悌自居而罹三大罪矣。」塋愕然，亟請其故。客笑曰：「君之父母以弟付君，不能導以和順，而任其滅性陵兄，將來不可救藥，一罪也。君之父母為君授室，執婦道數年，未聞蒸梨之小過，今因昆弟而棄夫妻之倫，二罪也。君之父母望君生兒，以延祖脈，乃竟出妻不娶，莫續鸞膠，即令君弟有嗣，而君儼然無後，非三大罪而何？」塋聞客言，流汗浹背，乃強與之辯曰：「兄知其一，未解其二。自來兄弟之禍，無逾於鬩牆。僕懼大傷父母心，豈反以此為口實？且兄弟，手足也。妻子，衣服也。寧為手足去衣服，忍為衣服間手足？僕嘗遍觀人世，家之不和多以婦故。世少賢女子，僕因鰥而不續。弟子即兄子，渠兒即我兒，何必徒多擾擾哉！」客又笑曰：「君之言何其不達也！鄭莊縱段，君子譏之；魯隱讓桓，儒林謬之；周公右王，而管蔡為戮；以兄弟之有賢不肖也。若喻妻子以衣服固已然，因手足之故，而裸以為飾，即聖人亦無取焉。且使尊夫人得罪於舅姑，君又何以處之？抑更有加於此乎，將如此而止乎？原情定律，君必有以教之。」塋語塞。客又曰：「君謂弟之子為己子，語更大謬不然。父母之生子不虞其多者，非謂舍貽弄孫，一夔已足也，意將繁衍椒聊，多多益善耳。如兄以此事委之弟，當年亦何必有兄？況子嗣皆關天命，君幸而為伯道，固可矣，君之弟不幸而為中郎，又將如之何？」言已，塋乃大悟曰：「噫嘻！是僕之罪也。」亟起再拜。客使還坐而詰之曰：「君之意，將圖其舊姻乎？抑別求新特乎？」答曰：「舊人雖在，吾未如何。新者其可哉！」客曰：「諾。家有小妹，頗賢淑，仰君高義，即以之奉攀。」塋訝曰：「異哉！萍水相逢，未過數面，突以千金之媛相屬，使僕聞之滋懼矣！且僕單寒羈旅，今尚無家，得無為門楣之辱耶？」客曰：

「不然。君篤倫常，僕重品望，豈敢以門第相高哉？請即同行，無須謙退。」乃以從騎授塤，並轡而前。途次自言其官閥，則黃姓，椿名，其父即現任山陽令也。行至薄暮，始抵其家，高門巍煥，僕役十數，儼有世家風。公子肅客，下騎同人，即命小奚傳報曰：「速啟夫人，薄情郎已邀至矣。」塤聞而心疑，亦未遑問。入則華堂夏屋，備極富麗。有婦人年可五旬，冠帔尊貴，迎於簷際，熟視而笑曰：「真吾家佳婿也。」塤知為夫人，參謁如禮，夫人辭讓而後受之。少坐，即令易衣，且言曰：「今夕日吉時良，可成好事。」塤怪其急，方欲起辭，俄而簫鼓喧於堂下，旋有嬌鬟數人扶新婦出，與成禮，送入青廬。及塤啟視之，燭光之下，眉目宛然，實即故婦某氏也。大駭，亟詢之，婦惟揮涕不語。有頃夫人至，乃代白其由。蓋婦自被逐而出，父母即遣之他適。婦以柏舟自誓，矢志不從，以是觸怒父母，將強之，婦遂跡跡厄庵，欲難其發。適遇黃夫人憐其志節，收養於家。公子故豪俠尚義，有郭解之風，因為物色馮生，使得完聚。夫人言之歷歷，塤亦抱慚不勝。語次，婦始謂塤曰：「君以家之不和，遣之使歸，今何以仍不見容於悌弟，而亦擔簦以出耶？妾誠不足惜，但思奉事舅姑十年，未蒙訶責，竊自謂此生無忝矣。忽一旦棄之如遺，竟同覆水，使為鼻為鳴者，得以快心而滿志，則情實不甘耳！」言之潛然，涕泣不能仰，閨室咸為之不平，塤更默然內愧。夫人乃解之曰：「兒勿氣苦，薄倖人誠不足道，但今是予家贅渠，往事皆不須齒及。」婦因雪涕對曰：「母毋再言婚媾事。兒已被棄，不敢作他他想，但得郎來，一證其是非，歿亦無憾。今藉大兄力，既得表明衷曲，請死於郎前，以終妾靡他之志。」語至此，詞氣俱烈，即出袖中短刃，欲自剄。夫人使婢盥持之以力，公子遽自外人，止之曰：「妹勿爾爾。予覓馮郎來，豈反以送若之命耶？」乃謂塤曰：「詩有雲，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。古人處家室之間，良亦有道。今一有不睦，遽出其身，宜其怨也。君欲效買臣故事，僕不敢強，若猶有伉儷之情，願早圖樂昌之鏡。」塤聞夫人言，既已自悔，繼見婦狀，不禁慘然，惟唯唯墮涕而已。公子與夫人又居間排解，遂為夫婦如初。明日夙興，乃雙雙入謝。夫人館於別院，外事戒令弗通，以故堊家遇災，塤竟不與聞。年餘，公子之父以卓異薦升某州，遣役迎其眷。夫人因置酒話別，贈以五百金，夫婦皆垂淚而謝。公子囑塤曰：「倘不如意，可攜妹至任所相訪也。」不數日遂行。塤同婦歸里，其家已無立錙，塤甚駭然，因出金置產，召弟同居。堊見兄嫂偕來，亦覺忸怩。堊婦私謂其夫曰：「我固逆料阿伯之有餘蓄也，渠實不能捨姆，故托言他往，攜金以就之。觀其偕歸，事可知已。不然黃家縱巨富，詎肯以重金畀路人？」堊以為然，遂播諸裡黨。漸入塤耳，始恚曰：「我念弟而歸，今反以私婦謗我耶？予不可再居。」於是乃以餘金付弟，買舟載婦，徑詣黃衙。公子引謁其父，待以婿禮，使與公子司衙務，絲毫莫欺，甚重之。在任五稔，黃公致仕歸，持折宦囊之半，約二三千金與之，曰：「婿棄家佐我，我不忍見婿無家也。」塤又驟富。甫歸鄉，弟即來謁，夫婦又濫褻如丐矣。詢以前金，則曰：「屢遭盜劫，炮烙幾死。今幸有命見兄，其他尚可問哉？」言已，涕泣請罪。塤仍憐而收之，夫婦遂不敢妄為私議，而卒無子。惟塤之婦二弟，繼其宗祧。益服黃公子之論，往來如姻婭焉。

外史氏曰：世人多重妻而輕弟，懷仲獨能矯之，可謂中流砥柱矣。然為弟出妻，又不復聚，則近於不可。觀黃公子侃侃正論，原非奪理之詞，而救痼疾以藥石，馮氏先人冥漠中當為額手，又不止斷者能續，作一段佳話已也。

昔昔措措

湖南鄒士鈺，少有四方之志，年僅二旬餘，足跡遍天下。某年春，又將負販入黔。所親以蠻煙瘴雨之鄉，山川險阻，勸以勿往。鄒不信，且愾然曰：「大丈夫死生有命，豈區區者之能為耶？」束裝徑行。比及思南等處，淫霖為患，跋履維艱，未免有悔於心。一日，迷蹤深山，峭壁巉岩，人行鳥道，良久始逾。絕險遠望，村墟似有炊火，而深潭當路，猶須循岸而行，疲板，遂憩於樹下。俄見對江有木筏，一人以長竹為棹，蕩漾而來，鄒大喜，以為接引者至矣。及少近而視之，其人披一短蓑，週身似無寸縷，不知烏之雌雄。立而姑招以手，乘槎者亦甚欣欣，其疾如駛，無何，即識其面，兼睹其身，則螺髻雙垂，體潔如玉，一少年女子也。大駭，詫為異物。方將奔避，而女子早已登岸，操苗音，且笑且歌，絕不羞澀，始悟為蠻俗，未免少見而多怪，因從之登桴。女子鼓楫而行。共濟同舟，逢此絕巖，鄒亦不禁心動，間以手戲之，女子漫無避忌，爾許時始渡迷津，解錢付之，女子不受，惟吃吃憨笑；且舍所業，與之偕行，土語胡盧，若將導引。鄒亦喜得指南。曲折裡餘，始達村口。時已天氣昏暝，莫辨物色。女子引之至一處，狀類神廟，親款其扉，語鄒曰：「此猶可居。郎君非我族類，慎勿他往也。」其言則華音，絕無啁嘶之韻。鄒心異之。女子即反身自去。鄒入祠，中惟一楹，聊可棲息。黑暗中都無所見，亦不知所祀為何神。方假寐，而枵腹苦饑，旋聞女子呼之，則樽酒盤飧，陳於廟階，且酒多俱溫，啜之亦甚適口。鄒因深感其情，兼疑其為結歡之計，勢必復來，私心固不忍拂，遂亦不拒，乃兀坐以俟之。漏已數下，跡竟杳然。忽夜雨大作，浙瀝有聲，且聞人語曰：「措措兒引一佳客來，何不見？」其音倍嬌脆，全非苗語。已而焚煌內射，似有燈光，乃起自門隙覘之，則又一女，以斗笠罩首，僅及其肩，白身亦無衣袴，惟持尺木若燃藜，冒雨而行。鄒不禁駭而且笑，以為身入蠻鄉，日與裸裎者相值，情何以堪！正竄望間，此女早至戶外，竟排闥入矣。鄒不能引避，直前見之。女子凝睇微笑，似有慚色，徐曰：「突如其來，致以丑形為人見，令予頗瑟縮不安。」鄒又揖之。女子斂羞為喜，相與席地坐，而置其木於前。鄒始得瞻仰廟像，則一女神，亦絕無裝飾，披髮露體，殊與所見者無異，疑其地從無布帛，不知縫紉，故創教者如此也。因叩女子姓氏並所居何地、所祀何神。女子自言為昔昔，與所謂措措者俱金蠶神之侍女，即祠內所塑者也。蠶有雌雄，此神遂分男女，凡婦人行蠶者，胥是神主之。地名強峒，所居皆生苗，距海只三日程。昨夕所過之津，即所名瘴水也。語之甚詳。鄒又曰：「卿既苗類，何以能漢語？即措措亦何以然？」昔昔始歎曰：「妾與措措，均非此間人，實中土之所產也。本以鬚眉來黔貿易，一如君之今日。不意偶中惡蠱，死不甘心，訴之於蠶神，蠶神憐之，俾與措措俱生於苗家，化身為女，又誓不蠱人，蠶神遂收之位下，用為侍從。自蠶神擾於毒龍，數往水府，妾等乃漫無統束，故得遊戲至此。」鄒因即叩其由。昔昔未及答，而措措早已入室，笑曰：「姊對生人傾吐底裡，得毋使客笑我？」昔昔微囑曰：「婢子太不諳事！郎君實有厚福，將藉以返故鄉，何諱焉？」二女遂同坐，語鄒曰：「毒龍悅色，其體純陽，知蠶神之美，數數黜之，食其種類殆盡。蠶神懼，不得已而親詣海藏，自獻其身。緣與龍為歡，不甚主人世事，故蠱毒亦不甚驗。」鄒因笑曰：「據卿言，神有雌雄，當成配偶。今毒龍恣意貪淫，神之獻者能無怒耶？」昔昔亦笑曰：「郎誠解人，妾輩所慮者正在此。彼一妖，不敢與龍為仇，將以妾等泄其欲。深懼其毒，故避之不遑。」鄒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措措忽正容而答曰：「昨夕渡君，良非無意。妾等實人身，猶可奉君箕帚。今擬相從而歸，為君立業。苗疆非善地，願君毋思深入也。」鄒聞之，俯而自汗，本已倦游，且二美同心，爰適所願，但不免尚懷首鼠。無何而天已昧爽，昔昔亟起立曰：「不可，一言而決斷，妾輩亦將束裝他往。君勿過於躊躇，翻以誤我。」鄒實不能捨，遂欣然曰：「諾。」二女皆大笑曰：「君盍少俟，容妾整頓，即可行。」言已借出。不半時而旋，則俱易男兒裝，窄衣禿袖，狀類雄苗。相偕出廟門，又各肩一巨簾，顧謂鄒曰：「持此去吃著不盡，無事作汗漫遊矣。」遂行。仍循故道，以筏渡水，而翼鄒登陟，其疾如飛。過嶺數十，回顧而太息曰：「神縱知之，亦莫予追也已！」是夕，宿於旅舍，遂成歡好。二女皆柔媚，鄒益樂之。數日，經一苗寨，措措與昔昔耳語，俱笑不能仰。鄒詢之，昔昔曰：「君勿言，今夕當有樂地，且以之泄吾幽憤。」鄒益不解。措措乃先行，至一家，門庭軒敞，以為苗之素封。措措以一物置其門檻上，視之，狀如蟄蟲，螻屈不伸；少頃，蠕蠕自動，旋即能飛，忽不見。鄒正愕然，措措又囑曰：「慎毋泄吾事。從妾指揮，且倍於曩夕之樂。」鄒姑領之。俄而門皆洞開，老者、少者，男婦雜逐而出，見即叩首無算，狀甚殷棘。其人皆熟苗，亦嘗種蠱之家也。鄒頓悟，坦然屹立。昔昔厲聲曰：「神實怒汝，可治筵以享吾客，吾當為汝解紛。」其中有類家長者，即應之如響，延入。與二女俱入，中庭設酌，肴核紛陳，闔家奔走恐後。微酣，昔昔命以歌，舉不敢辭。少婦數人，聯袂而前，雖不解所謳何語，而音韻清婉，頗可悅心。措措又擇一笄女，年僅破瓜，戲令去衣把盞。女微有愠色，昔昔即怒而起。主人甚懼，長跪乞哀，昔昔叱之如犬彘，且命曰：「自嫗以外，有不去禪者，死不恕！」舉室震恐，無敢違。未幾，白鳥翼翼，環於座側，肉屏風不能過焉。措措又牽少女，使於鄒側並坐。鄒已醉，不禁其狂，交吻捫身，靡所不至。措措與昔昔皆鼓掌，遽令薦寢於鄒，主人不敢逆。昔、措亦同處室內。待旦而行，其家反拜送之，過於奴隸。出村，昔昔始告鄒曰：「此苗蠱數人，致貲巨萬，今若此，亦足以報矣。」鄒亦嘻笑不絕。自是，每過蠱家，輒颺之如前。比及楚界，昔昔曰：「今至文物之邦，不可仍前草草。」出篋中異

寶，市其一二，得錢萬緡，乃買舟治裝，二女始易弁而弁；色既殊尤，衣以文錦，又覓婢僕數人，烜赫不殊富室。鄒本無妻孥，乃以昔昔主家政，而措措副之，亦彼此無妒心。至其窟中，皆珍異，取以易賞，金錢萬計，市產構居，一切資用不乏。鄒既饒裕，兼對麗人，不再作遠遊想。期年，各舉一男。鄒益欣快。忽一夕，昔昔謂鄒曰：「蠶神與龍媾，不勝其淫毒，昨已命盡床第。其雄者雖在，已無能為。自今南適苗土者，可以安枕無患已。」鄒姑且信且疑，或以語人，亦無有考據其言者。

外史氏曰：諸蠱之毒，無逾金蠶，雖苗人之貪狠為之，而濟其惡者，實維是物。毒龍具大法力，鬪而奸之，且因以斃之，雖近於附會，洵快人心。況載記雲：種蠱之家，其婦女多為神淫。則昔、措之所為，良亦有徵可信。若二女之不以苟合，不以色妒，是居濁亂之鄉，猶具清明之氣，信乎其為不昧本來者矣！

溫玉

孝廉陳鳳梧，風流蘊藉人也。祖居紹興，寄籍宛平。弱冠即掇巍科，人皆以神童目之。家在京城甘水橋，宅後有小樓三楹，即乃尊侍御公休沐處也。孝廉初猶登嘯，及公捐館，不忍手澤之存，遂閉之，已數稔矣。一夕月明，孝廉訪戴歸甚遲，家人皆已熟寐，惟留小童應門。孝廉入，因貪月色，不忍就枕，乃自檢鬆柴，命童滌器，將以煎茗。俄聞笛聲裊裊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聳然聽之，宛在樓上。孝廉駭然，毛髮盡矗，凜乎不敢獨醒，遽歸寢。平明即起，將往蹤跡，家人知而力阻，弗聽。至則虬蟠在戶，軒檻積塵。甫啟扇，有巨物奪門而去，孝廉投栗。仰視之，六翮凌空，則雕也。蓋公沒五年，此樓未辟，物遂巢其中。然門窗封識，亦不知其何自而入，良足詫異。孝廉神少定，然後入觀典冊，茫無人跡，又絕無可怪，惟愴懷灑淚而已，乃仍闔之而歸。至夜靜伺之，漏下三鼓，其聲又作。諦聽焉，音甚靡曼，則非復向之嗚咽者矣。翌日，孝廉具衣冠，敬詣樓下，祝曰：「仙乎！鬼乎！何駭人聽聞至此也？倘有妙音，請容面領，毋過吝。」言已返室，窺頭即有速客東。啟視之，字跡婉麗，一則溫玉，一則柔娘，益皆閨中女字也。乃大駭，以問家人，舉茫然莫知所自。闔室驚疑，靡不惴惴。及昏，孝廉欲赴其約，太夫人懼，訶止之。因假寐，俟人俱寢，悄然獨往。未至，早有小青衣，妖冶非常，迎於門際，笑曰：「知音人誠巨膽哉？二位娘子固俟之久矣。」遂導之同行。旋聞椒蘭馥鬱，來自半天。遙睇樓頭，二美嬋袖憑欄，意似徒倚無聊。月下遇之，香霧雲鬟，清輝玉臂，不欲垂憐而不能也。因拾級而登，直前揖曰：「庸耳俗腸，未嫻音律，荷蒙召以雅集，能無愧乎？」一美人微哂曰：「既非顧曲周郎，奈何請誦妙部？此言亦誰能信之？」語次，睨其貌，一則玉潤珠圓，嫣然百媚；一則花愁柳怨，笑可傾城。均衣五銖衣，束百寶裙，環佩珊珊，實天人也。孝廉自詭為奇遇，因曰：「客夕清音，遙聆之若出兩人，而各擅所長。願即於此賜教，使得饜飶，其可歟？」其未言者亦哂曰：「勿遽若此，豈登徒子之床頭猶有所繫戀耶？」乃出袖中玉笛為奏一曲，即前一夕所聞者。恍乎若鶴之清唳，雁之哀鳴，淒淒然使人淚下。未闕，彼美一人即舉翠袂揮之曰：「妹勿作此斷腸聲，反令佳客不快。」遂命青衣以筵來，倚檻和之，聲如和鳴之鳳，共嘯之鸞，哀者以舒，怨者以喜，蓋即隔夜所聆者，而纏綿過之矣。曲既終，乃展姓氏，始識吹笙者即溫玉，而柔娘則作折柳之曲者也。孝廉與溫玉晤語，談及古今聲伎，無不叩之即鳴。獨柔娘低鬟掩袂，對月無言，一似重有憂者。孝廉疑而詰之，玉曰：「癡妮子故常作此態，君勿深怪可也。」夜既半，青衣促歸，玉顧孝廉曰：「有客無酒，良夜不歡。君能作東道主，當過蕭齋奉訪耳。」孝廉敬諾，約以明夕。遂下胡梯，冉冉過樓東而去，不知其所往。孝廉亦潛歸臥室，母妻皆不覺。早起，諱不宣言。旁午，入齋偽作拈毫狀。至暮，托言文會未竣，遂不入內。命僮僕來，設榻布衾，且密置酒饌，秉燭俟之，惟虞其爽約。直至漏下二鼓，雙美偕來，笑語生春，非復日前之差澀矣。入室雜坐，履舄交加。孝廉將自起暖酒，溫玉以目視青衣曰：「不可重勞主人。」因命以代之。酒甫三行，少酣春色，孝廉起，請盡昨夕未盡之妙。玉辭曰：「耳目較近，鳴則驚人。」遂不復作。惟浮白歡飲，射復藏鉤，以祈爾爵而已。無何，玉山盡頹，眉目蕩然。玉乃離席謂柔曰：「妹盍留此，予且歸。」柔作羞態曰：「儂不慣與生人臥，此事終須遜姊。」玉笑曰：「汝先吹笛，以邀風月，何人乃敢僭耶？」遂憑青衣肩，踉蹌而返。孝廉與柔解衣，柔低曰：「妾尚葳蕤，郎君幸勿狂暴也。」孝廉笑曰：「敬如卿命。」既合，柔不勝鬢栢之苦，猩血流丹，嬌啼宛轉。孝廉熟玩之，肌不豐而若無骨，態不勝而若爭妍，皂席之間，極人世之樂焉。詰旦，柔攬衣先起，謂孝廉曰：「郎君尚有新人，妾請明日來。」遂蹣跚自去。孝廉因詐稱抱恙，不返內寢，太夫人與其細君，咸來問視。孝廉以心神不爽，願屏煩囂，謝去之，人故莫之疑也。將夜，仍藏斗酒，以待玉來。跂望者久之，宵深果至，則僅玉一人，並青衣亦不復隨。燈下促膝，觥籌交錯，玉之個儻尤勝於柔。酒未酣，孝廉之情已蕩，促之就寢。玉笑而起曰：「清狂如此，宜其渴病難醫也。」因而銀缸笑吹，羅襦偷解，狎之。雖故處子，而枕席之情，頗為流動，抑且溫軟如擁絮，柔膩若涂脂，容則滿月生輝，態亦名花蕊蕊。甫兩夕，而二難並薦。歡娛已久，曙色盈眸，玉將起，乃語孝廉曰：「兩斧伐孤木，君知之乎？妾去而妹已來，妹行而妾又至，君以一身當之，鮮不敗也。為君計，今且就內寢，約五夕，妾等一會。如此則君之精力已復，即妾等之情好，不更能於永固乎？」孝廉感其愛已深，頷之。玉既去，孝廉亦起，將返內室而恍惚如有失。良久，乃始能記憶，愴然曰：「柔約今夕來，我何可負渠也？」因復臥。少頃，母妻踵至，仍以病為辭，留宿於外。然心為酒色所蠱，飲食亦銳減，人遂深信共疾，太夫人將為延醫，堅謝不願。柔至夜復來，纏綿倍勝於前，昔猶嬌而怯，今則柔且媚矣。臨別問：「玉姊來否？」孝廉以首示之意，柔輒然頗有喜色。及夕復至，笑語曰：「妾今來代彼當夕矣！」孝廉因告以五夕之約。柔忽嬌嗔曰：「妖婢竟喬獻慙耶？妾告君，渠非我仙侶，實狐也。必別有桑濮行，敢以此給君。不然，豈有相愛而能遽舍者？」言已，歡洽如常。將去且囑曰：「君勿漏言，反似妾妒也。」至夕，玉仍杳然，孝廉亦疑之，而不知其為遜柔故。自是柔之至無虛夕，而孝廉遂憔悴不勝矣。迨至旬終，玉始夜至，入室即驚曰：「君豈未懸此榻耶？不然，何形神之憊也？」孝廉以愛柔故，堅諱之。及寢，玉覺有異，益詰之。乃言柔來太屢，且渠謂若為狐，囑予勿泄。玉聞之大恚曰：「誤與鬼子同事，幾予我以殺郎名。渠乃某家小女，歿已多年，當明末時闖逆寇不繼而死者，因亂中，槁葬於君之後樓下。尊大人在日，福德俱隆，渠乃深自潛藏。今以樓虛，遂據之。妾與之音律相知，以時往來，故得相偕見君也。」已而笑曰：「渠亦為情所阜耳！雖然，郎君則枯瘠矣。俟明夕來，妾當為君止之。」雞鳴，遂去。孝廉確知為鬼狐，始悚懼欲徙，而慚未及言。是夜柔與玉果偕來，玉詆柔曰：「妹謂我為狐，妹獨非鬼耶？何事人以色，而不愛人以德也。」柔赧然，無辭以對。玉刺刺不休，柔則低蛾斂黛，愁態可掬。蓋柔自遇孝廉，不再如向之幽怨，今復見之，不覺悱惻，乃解之曰：「渠實愛我，子何相尤之深耶？」玉艷然，紅漲於面曰：「君既左袒，妾不能與人分謗也。」拂衣逕出。柔雖仍留，亦不盡歡而罷。閱一日，而孝廉之真疾作，形色支離，神氣困憊。太夫人堅徙之內寢，而柔與玉俱絕跡。病既瀰留，闔家憂感。孝廉正當沈頓，忽夢玉揮淚而來，語之曰：「君不納妾言，幾殆矣。然祿籍固未絕也，妾為君疾採藥嵩山，觸怒嶽神，墮崖而死。今與柔妹同在冥途，可勝慨哉！」言之慘然，孝廉亦大慟。玉又曰：「某醫精於長桑，亟延之，二豎子或可驅也。」言已，孝廉即驚覺，如其所教，物色之，果得和緩。委以治療，病乃痊。孝廉既愈，恒感玉之德，而悲其死之慘，且更思柔不置也。獨處輒冀其來，競杳然。又明年，孝廉之內人以產厄卒。鰥居岑寂，益思念之。長夜淒清，寢不能寐，倏見向之青衣，卒然徑入，告孝廉曰：「玉娘子傳語郎君，三日後相俟於門外，見有殯女者，如是如是，則鸞膠可續也。」孝廉詰其詳，答曰：「娘子死，訴之岳帝，廉得其實，憐娘子之節，許令更生。因與君舊緣未斷，故將奪舍復圓耳。」孝廉因並詢柔之近況，青衣曰：「彼愧見郎君，且冥司發牒，行將往生他處矣。」孝廉方將研詰，遽斂其袂而退。越三朝，俟之門外，果有扶柩而過者，覆以紅氈，送者皆衣青衣，絕無縞素。察其女也，逆而語之曰：「人故未死，何葬耶？」眾愕然，而柩重遂不能舉。旋聞棺中嚶嚶而言曰：「我已活，將復悶死矣！」乃大驚。女之父為某部郎，止此弱息，既弁而歿，深痛之，歿不忍殮，冀其復生。今聞此，喜出望外，不以為異也，第恨通衢無可止之所。正倉惶間，柩中呼聲倍急，孝廉乃前致詞曰：「若無地息肩乎？此大好事，敝廬固可也。」部郎大喜，深感之，遂舁女輿入孝廉之門。家人咸驚怪，孝廉堅執其可。甫開棺，而女已瞿然起矣。竊睨之，貌甚姣好，雖瘦怯，與玉無殊。部郎又請假外舍，俾其小憩，孝廉無難色，徑啟書齋，命眾扶入。部郎益銜其德，展問慙慙，知為世家子，且登桂榜，頓思以女字之，而恐其有偶。私詢僮僕，知方鼓盆，益大悅。因變薤露之歌，為伐柯之詠，而鳳卜以諧。孝廉喜，治筵相款，且命焚其櫛於郭，以彰其奇，觀者如堵焉。至暮，以香車送女歸，擇吉納采，而舊弦復續。迨至親迎之夕，甫

啟狀，女即凝睇如舊相識，而未敢遽泄。及宵，乃歎歎言曰：「妾為君兩夕之歡，犯至險而隕越，君亦憐之乎？」孝廉曰：「然。藏之寸心，無時可忘，以子之靈，固早鑒之矣。」玉笑曰：「使柔妹更生，君視之當勝妾什倍。」孝廉亦笑曰：「子未忘情已事耶？」遂相攜就寢。玉曰：「兩以女身事君，人之受屈惟一，妾之痛楚有二矣。」既交，濕丹浹席，女之畏縮倍於前，而款治則無異於舊焉。夙興即起，謂孝廉曰：「妾今日乃可廟見矣。以前真所謂『妾身未分明，何以見姑嫜』也。」乃盥濯入朝，太夫人因其婉婉，深喜之。嗣是燕爾情濃，夕無虛度，孝廉戲詰之曰：「若不虞我再病耶？」玉赧顏答曰：「今非昔比也。鬼與狐皆異類，五夕且不堪，況源源而來乎？今以人身侍巾櫛，則坎離交濟，雖少過不傷也。」孝廉倍領其論。一夕，忽語孝廉曰：「曩者之讖驗矣。妾昨夢柔來訣別，渠羞與郎見，故命妾報知，渠已托生某家。十五年後，可至廣陵相訪也。」孝廉時已得隴，不復望蜀，惟詰曰：「自經者亦能轉輪耶？」答曰：「渠有德而無罪，且幽沉已久，合生男身。因思君故，特懇為女耳。」孝廉感其言，然亦姑置之。後孝廉屢躡春闈，竟以明經授邑宰。初任新蔡，有政聲，驟擢秦州牧，十年不遷。俄以卓異升安慶守，攜眷渡淮。當過邗溝，固已十有五稔矣。玉謂之曰：「苧蘿村即此已是，君豈忘揚州之夢耶？」時玉已兩索皆男，孝廉雅不欲，因玉固請，乃從之。為留十日，大索於瘦馬家，玉皆曰非。瀕行矣，有貧嫗攜小女郎，乞食於驛卒。玉適從太夫人游平山堂歸，見之，曰：「是已。」即告孝廉，托言購婢，遂得之。玉攜之歸室，泫然曰：「妹何一寒至此？」女不解所謂，而星眸炯炯然，亦注視不移。玉親為盥櫛，眉目煥然。詢其年，果十五，因仍以柔字之，不欲沒其舊也。及夜定情，孝廉試其啼笑，宛然一柔，益狂喜，謂玉言不謬。履數任後，玉雖主中饋，而視柔若匹敵，每讓一夕曰：「吾以補十五年之缺欠也。」期年，柔亦誕一子。未幾，孝廉以內艱歸，遂不出仕，遨遊於溫柔之鄉以終老。

外史氏曰：玉以溫名，取其德也。女字以此，殆無愧乎？蓋婦之美德，不過曰不妒不淫而已。女讓當夕，不妒也。約以五夕，不淫也。且能為夫子死，猶欲冀夫子生。其賢如此，岳帝雖震怒，亦應霽威矣。卒之碎者復全，分者復合，溫其如玉，不致俾倖於重泉，宜也。若柔娘，獨無可取，惟願為女一節，聊可解嘲。然非溫玉之淑，又烏能附驥尾以傳也哉？

隨園老人曰：人謂似聊齋《蓮香傳》，餘亦謂似聊齋《蓮香傳》。然非鬼狐之跡略同，人亦烏從尋針線跡耶？事奇文奇，安在蓮香後不可復有溫玉？

睡姬

某貴官，娶一美妾，以色專房。而其性善睡，每每至旦弗覺，即當白晝之中，亦如三眠之柳。初未知其有異也，一日，立閒階似與人偶語，入閨即就枕，竟至三日弗寤，貴官始疑而詢之。初不肯言，及詰之再三，甫自述曰：「妾隸芙蓉城主，為謳者。以過見謫，雖居人世，而夢寐中時往供役，冀贖前愆，仍居仙境。昨為石君誕日，群仙畢集，妾以職司，不克適返，以致見疑於公，怨之幸甚！」貴官殊不信，因曰：「若能導我一遊，以實此言，則可道。否則，敲撲不遠矣！」言之色怒。妾竟坦然曰：「妾處此世，如塵棲弱草，去留惟公，死生亦惟公，決不敢以天上瓊樓，為人間邀寵之地也。」貴官甚恚其言，而因愛不能割，隨亦置之。居數年，妾忽病，漸且不起。貴官憐之，時就床頭問視，妾忽泫然曰：「感公厚愛，誠未易報。昔公欲從妾一遊芙蓉城闕，今其時矣。盍就良夜以行，以償公之夙願。」貴官大喜，亟詢以出遊之策，答曰：「公自屏人獨臥，妾能導君同往，慎勿泄。」貴官領之。及夕，宿於外齋，果夢妾親妝如平時，而衣一五銖玄衣，雜彩爛然，迥非第中所有。且控一鶴一鸞，立請命駕。貴官勉跨其鶴，卒即凌空而起。懼且墜，瞑目而行。少頃，若蹈實地，張目顧瞻，妾與鸞鶴俱失所在。遙睹重城，金碧交映，四圍皆植異樹，高數丈，五色繽紛。迨近而諦觀，果皆錦城所植者，香數里可聞，心益悅，遂徐步而前。方及兒闈之間，忽一披髮少年乘小驢馴自門出，貌絕美而駘蕩動人。貴官素嗜男色，見而悅之，因矚之以目。少年覺之，一顧即停轡與言，詢之曰：「公何為者而來此鬼域？」貴官大驚，自白其故。少年大笑曰：「石曼卿死而主此，其所治者皆鬼耳，豈蓬島瀛州之比，亦號為神仙之境耶？」貴官猶以妾言與之辯，少年曰：「公之妾將死而歸此，公未捐館，何以借來？即此可知矣。」貴官頓悟，懼不能返。少年竟棄騎與語曰：「閨中人不免誤公，請與某疊乘，當以公歸，無足慮。」貴官因感謝，固遜少年居前，而已乃後擁之。雙人匹馬，背腹相交，隔衣熨貼之餘，覺肌骨之柔靡既足蕩心，而鄉澤近聞，益為動情。貴官於此，反不欲適歸，而欲與少年俱逝。因問詰其來此之故，答曰：「予居中山，久成仙道，亦慕此城之勝，潛來一遊。詎意陰氣盛熾，不可以居，故棄如敝屣而去之。」貴官信其言，而恍惚中行且數里。少年曰：「至矣！」貴官舉首四顧，別更一境，重樓復閣掩映相屬，山坳花木亦甚蔥蒨，但妍媚而無雅致。貴官反顧而樂之，以為相去遠甚。少年延入，置酒歡飲，侍者多佼童，色俱殊選。少年又白：「此方丈之山，金仙所居，非公有緣，區區者烏能至此？」酒酣，少年又進以媚技，漸至狎褻。貴官情不能遏，頗思為鑽研之計。俄聞鸞聲噉噉，少年色頓變，侍者亦甚倉皇。旋有赤色如匹練，直達中楹，則一麗人含怒自外入。視之，乃其妾也，鸞鶴猶翔其側。貴官大慚，回顧少年，已化為石卵，大僅盈掬。妾掇之，回嗔為笑曰：「是兒亦太不自重，然亦公之福薄，今請奉君歸，家人當凝望矣。」貴官抱愧，復跨鶴上升。一時屋宇都渺，怪壑懸岩，慄乎其不可留也。歸至齋中，轉側而悟，且聞人噪曰：「公蘇矣！」醒而詰其故，則臥已兩朝夕矣。大駭，方命人視妾，而妾已使婢來邀。亟起，詣其室，妾即執手永訣曰：「本意引公入勝，不期鸞遲鶴速，以致惑於邪妖，究亦足以釋公之惑矣。今將返妾故居，不得再充下陳，慎勿過悲。」因以圓石付之曰：「此公之可人所化，剖之當獲寶玉，猶可朝夕把玩，不致以殺風景怨妾。」言訖，溘然而逝。貴官知其仙，厚加葬具，題之曰：「睡姬之墓。」即以石示玉人，破其璞，得明視一枚，朱眼霜毫，天然工巧。因寶之，佩以終身，斯須未嘗去焉。

外史氏曰：究是妾之狡獪，不使塵中貴人深歷瑤天勝境。不然，重門擊柝猶防暴客，豈世外仙居竟任狂童出入哉？至於黑甜鄉中，原有樂趣，固不俟姬之導引，然後如入華胥。人患不善睡、不暇睡耳！果如姬之高枕，縱不居芙蓉城，亦平生第一快事。

張仙

人之艱於嗣者，多繪張仙以奉之，以其能衛厥子孫也。其像為美丈夫，錦袍角帶，廣頤豐髭，左挾彈，右攝丸，飄飄乎有霞舉之勢。仰視雲中，一犬叫噪而去，蓋即俗所謂天狗也。某縣一畫師，尤善於此，所作者眉目如生，勃勃有神氣。且遇小兒驚啼，禱之輒應，人以是神之。遠近數百里奔走相求，其門若市，畫師遂因是致富。縣東數里許，某村有民家，娶婦而美，數年不育，乃親詣畫師求之。往返再四，甫得尺幅以歸。及至家，香火奉祀，意甚虔潔。旬餘，夫偶他出，婦獨寢，即有偉男子衣冠甚都，直至榻前，謂婦曰：「我張仙也。夙昔鑒汝誠，思以寧馨錫汝。但汝夫痿弱，不克播種，今來代若耕耨，庶幾黍稷可望，汝勿驚訝。」言已，解衣便將登床。婦睨其美，亦心動，欣然容納。歡好達曙，始攬衣下榻，整束端嚴，冉冉而沒。視之，則已身入畫中矣。婦益信其靈感，夫歸亦秘而不告。嗣是益隆情好，夫不在即來，婦勸不拒。積漸縱恣，夫在亦來，婦遂不能諱，眴然傾吐，猶以為神之祐之也。夫察其跡，知為妖異，竟取其像而焚之。甫及頓首，有細字一行，諦視焉，則人之年庚八字也。益詫其異，毀之倍亟。越數日，聞某畫師無疾暴卒。驚而偵訪，其徒有與婦之夫識者，密以相告，始得其顛末。蓋畫師見婦，心志動搖，無能自主。畫成，乃戲書其生平於軸，且祝曰：「倘有夙緣，當即於夢中相晤也。」後旬餘，果夢與婦狎，自以為奇遇，瑩窗間與人私述為笑，其徒以是聞之。及婦之夫焚其像，畫師方在肆異中，大呼曰：「某人以火 吾軀，吾無生矣！」言訖遂卒，週身草初焦灼如燎焉。婦之夫聞而大快，益以宣播，不旬日，而畫師所繪編卷之像，早已盡成灰燼矣！

外史氏曰：張仙本花蕊夫人捏造者。史載夫人自入宋宮，每思後主不置，乃繪像以祀之。嗣因藝祖詢及，乃詭詞以對，非實有是神也。則夫畫工之靈，由筆而入，似無足為神羞。抑安知非後主之風流與丹青合而為崇耶？鄉人一炬，總足解醒。

隨園老人曰：以隸筆破俗情，幾令世間假神道無處生活。

守一女

有明中葉，山寇竊發。某村有笄女，為賊所得，悅其美，並其父母弱弟拘繫之。謂不從污，將舉一家盡殲之，無噍類。其父母握手啼泣，不敢默，亦不忍語也。女已有成竹在胸，獨慨然曰：「兒之身，父母所生；辱兒身，即辱父母。義固萬無可從，但兒不

受辱，兒必死。兒死而父母弱弟無一得生，是背罔極之恩，而斬先人之祀，胥由於此。兒固含笑於九泉，以全節為榮，父母能安於地下，不以生女為怨乎？今請與之約，苟具夫婦之禮，予即事之。否則，寧死不辱，無敢以父母為念。」其父母亟白於賊，主者實一渠魁，欣然諾之。女請先釋其父母與弟，賊知其給已，堅不許。女乃太息曰：「天乎！予非不死，實不能死也。」徑趨賊幕，俟與成婚，絕不作兒女子態。賊既納女，以兼金贈其父母，使與弟俱歸。及入與女別，女言笑自若，惟以一布裹，縫紉甚密，付之曰：「他日相見，可以此為質，且勿視之。」其父母遂泣而去。乃居賊中旬日，官兵大至，合圍之。賊敗，俱駢首受戮，所掠子女盡放之寧家，女亦歸其村墟。時賊已盡平，人皆旋裡，父母將與議婚，女堅執以為不可。父母笑曰：「向特不得已，豈賊也而將為之守節哉？」女曰：「不然，兒非為賊守節，實受父母之命也。父母當日果能拚生罵賊，與兒俱死，兒即淫賤，亦不忍偷生。乃既為親而事賊，是猶奉命而嫁賊。一醮烏可再醮，重辱父母之遺乎？」即索布裹，拆視之，則驪珠在焉。因號泣曰：「以此還父母，今後無命可從也。」自是獨居一室，足不出戶，供木主於案，倩人題「守一」二字，以示靡他之志。父母百計俱窮，竟不能嫁之。父母卒，己亦不食而死。臨歿，猶嗟歎曰：「遲矣！晚矣！」蓋恨其不死於被掠之先也。

外史氏曰：嗚呼！名節至重，吾人何敢妄言。然以情理揆之，守一身之節，殞全家之命，烈而似近於忍。此以父母之命為詞，得免父母於死，又守一不變者，差為反經合權。雖然，婦人之身，固不可如此。女子而如此，其可訓不可訓，則又非聖賢莫與定論矣，吾曹敢乎哉？

柳青卿

文安戴敬宸，學富而貌寢，偉軀碩腹。腰大十圍。且年未三旬，濃髭滿頰，面皮幾無隙地，人因以毛胖目之。康熙戊子，以明經登進士第，銓補耒陽令。邑人以為士元再來，閭閻中聞宰之貌，靡不竊笑而攢眉，其見陋於人如此。蒞任期年，以事赴省，暮宿於某縣紳家。紳家故有廢樓，久局，因宰至，始冀除之，以安其行李。戴與紳飲，夜深始登其樓，惟一僕從，餘皆寢於下。戴病酒，不克遽寐，輾轉間，漏下已三。卒聞異香發於榻側，嗅之，有桂之清而兼麝之馥。戴以為樓前所植者，亦不之異。已而笑聲吃吃，乃亟張目以睨，則少婦豔絕，掩口胡盧立於燭下。戴知為異類，更不呼僕，蹶然突起，將自身執之。婦倉皇欲遁，且匿笑曰：「尊范若此，不亦難為佳人？願即退避三舍。」言已而趨。適足纏微鬆，帶掛於板，竟顛蹶不能脫，遂為戴所獲。牽以就榻，詢所從來，乃赧顏答曰：「妾柳姓，小字青卿，實狐也。服役衡山，差滿將歸，因喜此樓幽靜，暫僦居之，不意君之涉吾地也。」語次，口脂之馨，渾如百合。戴不覺心旌動搖，強之解衣。柳笑曰：「凡狐皆能祟人，遇之輒死。以君之品，猶可未滅，何反捨生就之？」言訖，以紅袖掩口，仍復胡盧。戴素以貌自憎，今更不見納於狐，益大悲。逼近柳軀，親鬆其扣，慨然曰：「死則死耳，與其為丑鬼以生，毋寧因妖狐而死，誰復能堪此鄙薄？」柳以纖指彈其腹曰：「身掛五斗袋，而強人歡合，君真不自量矣！」戴弗聽，益力持之，羅襦才解，薌澤近聞，覺其竟體芳馥，神魂飛越。柳亦不勝羞赧，乃自登榻，引戴衾冒首而臥。戴亦情急，不能姑待，啟衾而入，遂相歡好。事已，柳捋戴髻微哂曰：「於思！於思！棄甲當離。」戴亦笑曰：「於思！於思！從此弗離。」相與大噓。柳因轉側又笑曰：「楊家阿環與祿山為好，以今觀之，真大難事。」俄而雞鳴，柳著衣先起，辭戴欲行，戴挽之，堅訂後約。柳曰：「倉卒起身，此體遂為君有，去誠無所之。但君有公務，妾不敢洩。俟返琴堂，妾自趨赴，從此與胡偕老矣。」乃以香囊留贈，珍重而別。晨起，戴亦不與紳言，徑趨省下，謁見院司，事竣還歸。初慮柳之爽約也，重過紳家，未嘗上宿，乃誦《毛詩》兩聯，望樓而祝曰：「無我丑兮，不寃好也。無我胡兮，不寃故也。」祝訖始行。抵署，宿於外寢，以冀其來。宵未分，而柳果至，牽簾徑入，笑謂戴曰：「閨人皆畏胖，我意獨憐胡。」遂引身與戴並坐，諧謔甚歡。從此夜現晝藏，渺無去志，署中人亦罕有知者。一日，忽語戴曰：「衡岳諸姊妹皆欲晤君，兼為妾賀，明夜盍一行。」戴問：「筵設何所？」答曰：「天上。」戴嗤其妄，柳正色曰：「君以妾不能登天耶？青雲獨步，君輩胥誇大之詞，視妾之乾霄直上，則浮而不實矣。」話已，復曰：「往須易好面目，如此肉累累而毛毳毳，姍笑當不可耐。」戴姑頷之，亦未深信。明夕，柳襪一物來，謂戴曰：「為君製造，費盡匠心，可著之，然後偕往。」戴展視，則人皮如蟬蛻，眉目宛然，官骸皆具，乃大駭。柳令諦視，以素絹製成者，無縫紉跡，如織女天衣，始信其神。柳令戴裸而著之，膚革之充饒忽焉頓縮，獨至於腹，墜墜然急不能納。柳乃笑而撫之曰：「杜甫！杜甫！無骨有肉，消瘦些兒，送汝歸蜀。」戴不覺大笑，腹遽小。迨及於元，凡所謂美且鬢美且偲者，胥歸於無何有之鄉，即欲效毛遂處囊，穎脫而出，亦不可得。已著訖，戴於燭下索鏡自臨，見其面部頓清，無復擾擾，眉宗忽判，不再蓬蓬，不禁擲鏡大喜。柳又進以鮮衣，百端修飾，則儼然美丈夫矣。潤色甫畢，戴即請行。柳語曰：「君至彼，勿貪杯中物，適可而止，恐沉醉或泄吾事。」戴敬諾，甫出寢戶，夜黑如漆，戴恍惚如行雲霧中。柳時以纖腕夾持其腋，自後而吹噓之。積漸而高，身不自主，彷彿如陟層梯，不知其有幾千百級。須臾至一處，朱門洞開，飾以金玉。有石獸二，高丈許，臥於左右，兩楹燎巨燭，毫髮畢見。榜曰：「衡帝驂鸞之館。」蓋即岳主之離宮也。柳引戴入，至其門，無人。登其堂，亦無人。轉折而西，別有側戶。又入之，迴廊曲檻，皆懸絳紗籠。院中花竹森秀，清芬襲人。中屋五楹，燈光外射，柳與戴猶未及階，聞室中人語曰：「司香子延客至矣。」即有麗人四五，從簾間裊婷而出，俱宮裝畫衣，備極妖豔。迎迓曰：「過勞覺履，遠棄琴堂，一睹壺冰，爽人眉宇，妾輩不勝景仰。」戴遜謝入室，則酒香茗氣，玩好紛陳，彝鼎圖書，極其典重。南向設二筵，籩豆楚列。眾遜戴首坐，目相顧語，若有所疑訝，來能釋然。戴會其意，坦然即席。撫其裯，皆以異錦制就，香軟殊常。眾又推柳與戴聯肩坐，笑曰：「數旬夫妻，今夕合巹，不可謂非晚也。」柳亦笑答曰：「暮夜倉卒，無從得酒，業以香唾代之矣。此夕當是與姊輩會親，雖晚何傷。」眾俱頷赤曰：「婢子亦大無賴。」於是履屐交錯，相對舉觴。酒微酣，眾嗅戴身馥鬱，不知其以香囊佩也，咸戲曰：「近薰者果無蕪耶？」柳又笑曰：「同器者宜爾。脫遇鄉輩，恐亦十年尚有臭。」眾大嘩曰：「汝今者亦人鮑魚之肆矣。」因詰曰：「若言使君貌不揚，今見之，何不逮予所聞？」戴時已醺然，乃代答曰：「欲妍則妍，欲媿則媿，妍媿固任人自為耳。卿何惑乎？」柳急以目止之。眾中有覺者，堅以詰戴，且置巨盃於前曰：「不言，以斯為爾爵。」戴懼量不勝，始約略述之。眾戲剝其革，剝然有聲，甫及頰下，而廬山之面目已出。眾美凝睇，亂草橫生，飛蓬滿目，不禁捧腹絕倒。柳大有慚色，扶戴急出曰：「醉人無知，竟使人窺見底裡。」戴昏然覺其身如墜，醒則臥於衙齋，革已無存，並柳亦不見。自是思之雖苦，亦絕不再來。年餘，丁外艱，匆遽歸里。行及宜陽道上，見柳偕一美少年，從騎十數，馳騁於茂草間，使人傳語謝戴曰：「青卿致意，渠非狐，實岳帝之司香女也。自君露形，數見笑於僚輩，以故難堅誓好。今已改適郭指揮，相得甚歡，幸勿以為念。」言已，俱穿榛莽而去，家人始知其事。後戴屢為人言，且出香囊以為質。有見之者，精工芬馥，洵非塵世物也。

外史氏曰：夫不若人，嫫母猶以為恥，況絕代之姝哉？今世之慧女子，亦多有譽夫之癖，每一出門，輒為加意整飾。孰知大醉狼藉，最能壞人體面耶？然使良宵訪戴，興盡而返，必無此一段佳話。柳之不幸，乃戴之深幸也。

珊瑚

許皋鶴太史未第時，讀書於溧水書院。有同舍生孫某，素同筆硯，為莫逆交。數年，肄業無所就，棄儒而商。隨人航海，遂不復，疑其溺於弱水死矣。太史既貴，恒思憶之。嗣遇冊封暹羅，太史充副使，遠涉海外。既竣使事，歸途遇颶，覆其舟。故事，凡奉使人海，正副使皆輿欄而行，以備不虞。柩前釘一金字牌，題曰「使某國某官某公之靈」，以為識。事迫，則先臥其中，束手待斃而已。太史既罹水厄，無復生望，在柩中載沉載浮，聽其所之，不葬魚腹為厚幸。忽聞人語曰：「此予之故人也，奚為至於此？」命啟其棺，太史始敢展視。熟視之，則孫某也，羽衣星冠，儀從甚赫，己身亦在島嶼間，無復洪濤泛濫矣。亟起離欄拜謝，孫握其手曰：「貴人犯險，良不易，請即寒家小憩。」把袂以行。入島不數武，遠望朱甍碧瓦，幾埒王侯。至則高閣邃宅，閽者十餘人，趨前聲喏。孫引太史入，至一廳事，顏曰「釣鼈」。鋪設之華，目所未睹。甫揖坐，即命酒曰：「震驚之後，非此不足以鎮之。」太史稱謝。須臾，苾芬旋進，珍錯盈席，食之鮮美，多不能舉其名。其酒紺碧色，味甚醇，孫語曰：「此即東海之扶桑露也。」太史驚詢之，其地屬高麗國界，蓋已順流而東，幾千里矣，益大駭。又詢孫近況，笑而不答。既而命細君來，使者即入，旋聞環

珮璆然，異香襲鼻。有小鬟十數，皆豔妝，自屏後引麗人出，冠飛鳳之冠，躡文駕之履，霞衣霓裳，貌甚姣好。當筵再拜，太史欲避之，孫攬其袂曰：「以君通家之故，乃令出見，何作此騫生態？」太史小孫二歲，因以嫂禮見之。麗人拜訖，另席坐。太史以其豔絕，不敢仰視。孫乃謂麗人曰：「阿姨年已長，未擇所適。此我之故友，當時之貴人也，因封王罹難，得以此至此。盍字之乎？」麗人始睨太史，意似首肯。孫又曰：「此君文章事業，當代知名，卿勿誤人好事。」麗人乃起曰：「阿姊性拗，容入商之，當有以報命。」遂冉冉而去。太史聞與議姻，亟辭曰：「兄言固不當違，但身任天憲，恐掛彈章，弗敢諾。」孫笑曰：「君誤矣！此地僻處海隅，不通諸邦，兄非漂沒，亦不能至此。今即欲遄歸覆命，實難不翼而飛。若俟風帆，十餘年不止。獨居寂寞，情何以堪？且予稔知兄尚無嗣，宗祀亦重事，不可固辭。」太史究以朝命為嫌。孫曰：「蘇武持節，亦曾娶婦，兄獨未之聞耶？」正紛議未決，麗人復出曰：「珊珊諾矣，一惟姊丈之命是聽。」孫因笑指麗人，謂太史曰：「此即若人之妹也。君熟視之，較之故鄉人何如耶？」太史意乃定，復以姻婭禮拜孫夫婦，咸大悅，呼之以許郎，蓋從女家稱之也。麗人遂同坐談宴，至夕，孫曰：「今齊時日不吉，且許郎初經危險，神氣未復，嘉禮須俟來朝。」乃送太史於堂側精室，己亦命僕僕被來，曰：「久不與故人抵足矣，今當小罄別情。」遂聯床共臥。蓋孫偕伴入洋，亦遭沉舟之厄，正漂流間，遇一叟拯之，以杖挽之，旋登是島。喜其風雅，贅之為婿。岳任姓，即東海釣鮫者也。有二女，長曰瑟瑟，幼曰珊珊。因厭塵囂，故以瑟瑟字孫，而屬其家，乃去遨遊六極，不再返。孫主其家政，更從妻參道，少知去來事。是夕，歷歷為太史述之，直至夜分始寐。翌日，發東召客，至者數十人，皆女之戚族，半為任姓。衣制絕古，狀貌奇偉，堂中簫鼓放曹，金玉璀璨。太史仍以原衣冠與客相見，互致企仰。良時已屆，群婢擁女出堂，瓔絡重遮，縮金步搖，衣翠羽氅，妝束若天仙。交拜已，送入青廬，孫自張筵款諸眷。太史與女對坐，飲合歡之杯，縮同結之心。忽婢以彩箋進曰：「阿姊以郎君清華貴客，染翰鳳池，催妝無詩，合盃必當有句。願賜數行，以志今夕之勝。」太史微笑，即取筆揮曰：「別卻黃麻駕彩虹，乘槎今入鬥牛宮。不須更把支機贈，自有皇華傲粉紅。」腕未及停，又一婢自外入曰：「大姊有詩申賀。」即出小紅箋。太史讀之，其詩曰：「使星耀自九重天，金屋新看結好緣。寄語劉郎須得意，桃源還勝杏花前。」詩甚清豔，太史為之擷筆。女命婢取二作，流覽良久，微哂曰：「差堪伯仲，均未足愜吾意。」乃以目視婢，婢進彤管，女即書曰：「倏為彩鳳銜書去，旋作文鴛覓偶來。舊是紫薇花下客，挑燈試看海棠開。」太史覽詩，大笑曰：「真吾敵也，然而新紅可試矣！」遽命撤燭，擁女入帷，女羞澀不克自主。已而荳蔻飄香，杜鵑啼血，綢繆嬌怯，歡倍生平。晨起謝孫，孫問：「夜有佳作否？」太史以三詩示之，孫莞然曰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吾豈能與許爭乎？」太史亦笑曰：「弟實不敢與諧任齒。」太史居島中六年，夫婦燕婉如一日。暇則詩篇倡和，服食皆孫供具。女誕二男一女，俱已匍匐，太史忽思歸，且臥病。孫知之，慰曰：「無須惆悵，聞有使命入朝鮮，今將返韓，可附舟以歸。」太史驟然，疾頓愈。孫為具小艇，載貯糧，擇吉令行。太史與女訣別，執手嗚咽。孫曰：「君姑錦旋視妻孥，無用依依，五年後當有會期。」太史遂登舟。至海中，船輕而不溺，一日夜遂抵海邦。適味軒出境，逆語之。中有太史同年某，見之大驚，曰：「君之正使某公，遇救得不死。覆命時，言君之屍骸無獲。君固無恙耶？」太史匿其情，惟雲：「漂至海島，賴居民撈救，無力難歸。今聞敕使東來，故願望見。」眾皆喜，為太史易衣，遂伺回朝。部議以太史犯難有功，擢給諫。家人始知其尚在，平其塚，焚其櫬，闔門稱慶。後值五年之期，果有高麗之使。家人皆不欲，太史力請於廷，又乘傳以出。使事畢，暴卒於舟。既殮，棺輕於紙，異而啟之，空空如也，蓋隨孫仙去雲。

外史氏曰：君言不宿於家，未及反命，良不宜有此事。但封王之臣，經歷險遠，蹈不測之淵，凡汨沒而死者，不一其人。今得聞此，亦必少慰於泉下。

隨園老人曰：許太史風雅絕倫，聞其使暹羅，甚持大體。迨及覆沒，杳無回音。丁令威之化鶴久矣，此殆托以慰之耶！

白衣庵

貴陽有熟苗，其名曰亞九，姓辜氏。勇力善鬥，矯捷絕倫，儼然一苗也。乃其母則非苗，實為江左名娼，有宦於黔者，買以隨任，家室妒不能容，乘官他出，賜配於苗。生一子，即亞九，故其貌不肖父而肖母。及長，色冠一方，美播遐邇。時大理某宦有名班，因諂其父以重金，羅而致之。亞九遂為優於滇，聲容並妙，名擅梨園。每一謳，座客爭為纏頭，諸伶咸愧其不及。年十七，頗存壯志，不以柔媚自甘。一日演《泣魚記》於鄉，亞九扮龍陽君，大為假楚王所窘，不勝忿忿。至夜，乘其醉，手刃之，亡命入蜀，轉折至秦。每言曰：「大丈夫以鬚眉之身為巾幗之態，既已辱人，況復受狂且輕薄耶？」因是不再業歌，人亦無知其優者。資用乏絕，乞食於市，有道者見而愀然曰：「子有大難臨身，何猶坦率如此？能從予往，或可以逃。」亞九故弗信，又念黃冠者鯨處，倘遇如玉之妾，必將染指而後已，遂不答，夷然自行。居無何，群丐悅其色，醉以酒，將共鬻之。亞九素有戒心，因大怒，立斃二人，乘宵遁去。及明，餘丐首諸官，捕捉甚急。亞九大懼，伏於榛莽中不敢行，枵腹終日，病不能興。至夕月上，力疾而前，忽見向之道者，貿然而來。亞九不及避，因其前知，俯伏乞命。道者一目即笑曰：「忠言逆耳，反以見疑。今急而求我，無能為矣。」亞九益頓首。道者徐曰：「與若有良緣，誠難固卻。」乃引與疾行，至一土窟，使人，曰：「此中食物皆備，可自制炊。俟發長尺餘，當相見也。」言已，即自去，亦不強之。亞九自思，弗入亦死，苟得容身之所，倖免一時，固愈於束手待斃耳，因俯躬而入。其中絕寬大，約可數楹，床榻俱以土築成，衾褥亦具。旁有側戶，窺之，米麥堆積。乃大悅，日食以三，暇則默坐。道者亦不復來，亞九心益安，惟冀其發速長。年餘，幾盈尺，窟後故有池，因動沐之。再閱一稔，發已披肩。又數月，道者始至，見之，笑曰：「以是雲游天下，乃可無患。」即啟襲出一衲衣，與之著，更付以棕墊，使從己出。是歲亞九僅二旬，而頤養之後，貌更潤澤。隨道者東出函關，募於城市，人見之，疑道者以女自隨，紛紛私議，道者不安於心。行及睢陽，遭之曰：「子精於風鑿，僅能知人，非有其他異術也。前見子氣色晦暗，知有禍臨，遂以一念之仁，免子於厄。今以子為道侶，頗致驚疑，反將重為予累，子盍行。」亞九聞言，大駭，流涕不去。道者笑曰：「吾視子印堂紫氣，當有奇逢。行矣，勿自誤。」遂以千錢付之，使為資斧。晨出傳舍，即判袂，亞九不能戀戀，亦自行。由南而北，將及汝上，而所贈為之一空，因效道者狀，坐而行乞。自朝至於日昃，絕無一文相施者，而聚觀之人，且多頤指而目語。亞九反大恐，將起而去之，忽見一叟蹒跚行步過其前，數數目之。亞九視其人，年約五旬，色白皙而頰下無寸髭，頗類宦豎，因前而求其施捨。叟微笑不言，惟以手相招，意使隨行，如肯佈施者。亞九大喜，毅然從之。出邑東行裡許，天已昏暝，叟始與之語，詰所自來，音雖蒼老，實近嫗，然自肩而前，辮發斑白，又垂垂於後。亞九亦莫辨雌雄，姑以權詞答之。又行二里，甫抵其居。則非宅第，實蘭若。月下視之，榜曰「白衣庵」，乃優尼之所棲也。亞九愕然，叟即延之同人。中廡供大士象，側屋亦有十餘。甫入門，叟即大呼曰：「又得一活寶來，可消數十長夜，汝曹真坐而安享矣。」語未已，妖尼五六輩，皆自室中出。說笑生春，第以手脫叟之帽曰：「老不羞自行覓漢，反向人有德色耶？」亞九驚顧之，乃光頭如瓠，嫩發微白，其先之垂者，係假借焉。心知為淫媼之區，殊亦不懼，反大笑。老尼又語眾曰：「郎尚忍饑，可速具一餐來。」眾皆噉應，紛然自去。老尼迓之入密室，已易衣相對。坐有頃，酒餽羅列。亞九飯已，團聚歡飲。睨之，諸尼色皆平等，惟一人獨豔絕，亞九為之首肯。因計精力無多，禿媼倘更番迭進，予身將葬於庵中，何能生返，度必臨之以威，異日乃可以自立。計定，漏下已二鼓，諸尼皆起而求歡，亞九姑從之，裸衣徵逐，往過來續。是夕狂淫無度，達旦始眠。亞九自覺憊甚，而決計倍亟。次日，老尼與眾謀，以亞九有發，使更衣妝，詭稱初來求度者。亞九亦聽之，且夙曾習此，稍一回思，盡得其態，即使有人見之，亦不能料。諸尼因大悅，益相慶幸。至夕，又聚而宣淫，亞九已留意，預藏短挺，置之袖中。將寢，忽大言曰：「汝曹實類娼母，而強思與予為歡，予誠不願。必欲予留，惟若人差可共棲，餘皆各歸乃室，俟至旬日，略一波及。不用吾命，則撻之。」語竟，獨挽豔者，麾眾使退。眾皆失色，大有醋意，而老尼尤不服，嘵嘵與爭。亞九出挺一擊，中其肩，仆地不能起，眾始知其武勇，股票莫敢前。亞九又持挺驅之，命負老尼亟去，竟無一人敢復留。亞九長笑數聲，掩其扉，與豔者共枕，溫柔旖旎，樂且未央。豔者忽歎曰：「妾與君禍不遠矣。」亞九驚詰之，則曰：「此媼既妒且毒，其徒莫有違逆者。今既受君之創，必將甘心於予。平明即號召鄉鄰，誣妾背師行穢，有犯清規，其檀越又皆大力者，官必左袒，命將斃於杖下矣。」亞九恍然曰：「是予過也，然以一身當眾淫妖，實有所不

堪。」已而晒曰：「此尼有犯淫戒，誅之當無罪。」徑起，周室巡視，有廚刀，適曾用以削瓜者，即仗之，拔關以出。豔者猶未料其肆暴也，俄聞嬌啼號救，乃大驚，著衣而起。將出視，來逾門限，亞九早血刃而返，謂豔者曰：「除子之患，乃可以高枕無憂。」豔者駭然詰其故，亞九言：「如卿所料，群禿方聚而謀我。已有一尼啟外戶，似往馳報，予先刃之，次入室中，盡殺無遺。至此始快人心。」豔者聞言大怖，肌戰汗淫，良久始能言。謂亞九曰：「君何兇暴至此？令人心膽俱落。明日事覺，將若何？」亞九笑曰：「與汝偕遁，夫復何慮？」豔者搖首曰：「不可也。妾與君行蹤詭異，何能行？」亞九笑曰：「汝誠中智以下者。向見老尼以冠服行市上，人莫能識。今其具尚在，汝盍效之，予仍以女妝相隨，矯稱夫婦，又熟能辨之？」豔者頓悟，不得已而從其說，破笥出衣，盡更被服。亞九視之，固翩翩一美少年，因為之鼓掌。惟發色不類，亞九剪諸頂上，制而懸之，亟焚其舊者，曰：「勿使人窺見底裡。」已故不煩改易，草草梳裹，即啟行，席捲尼室所有一切金帛，盡攜以去。其庵中故有蹇衛，豔者與亞九各乘其一，又以其一載輜重。比出庵門，天僅昧爽，人皆寂無知者。途次，豔者始自述：其身劉姓，父母皆汝人，幼失怙恃，遂入庵中，及笄，始披剃。初亦惡尼之淫穢，既而不能獨清，遂亦失身，然所遇則止一二也。又言老尼性淫，因色衰，不克自致，故遣我輩固結人歡。然必饜足其欲，而後分甘。其初誤入者，多不能返，因知戒，不恒來。老尼又為此譎智，喬扮暮出，遇有無籍如君輩，誘之入庵，務至死而後已。前後化者已九人，與君而十矣。非君知幾，當亦不免。亞九因笑曰：「若然，則尼之死，亦鬼之假手於我以泄其憤也。」遂與劉謀，日止一食。薄暮，宿於途次，已故為羞態，先入室中，飲食皆劉自傳送，傭保者概不令人。人因竊笑，而不意其為規避焉。未明即行，長裙蔽足，猶有所慮，乃命劉密制女寫，盡夜而成。已遂削木為寸趾，裹以膝褲，盛以蓮鉤，縛束於足下。踏之步履，竟能如飛，蓋其為優時，熟習之長技也。劉故未見，不勝驚奇。由是坦然前進，且不由徑而行。所過鎮市，追捕亦甚洵淘，言汝寧白衣庵，殺死女尼甚眾，內一尼竊資而逃，必與兇身偕遁，勒限懸格，通省緝拿。見亞九與劉，亦間有疑忌，無如雌雄倒置，女既衣冠濟楚，烏髮拖巾，男又蟬蛾蛾眉，纖距宛若，遂無自究詰。由齊入晉，謀所攸居。劉因使亞九為婿，而已仍蓄髮，返其故吾。亞九不欲曰：「予昔在陝，曾為不法，迄今捕者無虛日，密邇接壤，未可以面目示人。況若發亦難驟長，反啟人疑，何如予婦而若夫，得以長此無患乎？」劉聽其言，遂不復易，卜居於綿山之下。亞九反穿其耳，加環填焉，日處閨中，絕類少婦。蓋既柔媚其容，又復輕盈其態，以氈氍之嫵娜，作繡閣之妖嬈，不學而工，反若過之。其聲容笑貌，無一而不神似。劉又攜諸尼積蓄，不下千金，出則輕裘駿馬，入則緩帶峨冠。且幼時從師，遍歷閭閻，談笑夙所擅長，故雖弱不勝衣，人反目為書生本色。況已密留頂發，直接弁髦，縱令落帽風前，而有目者胥如無目矣。居晉數年，產業饒裕。劉已生二子，惟臨蓐之月，托言臥疾，餘則出入如常。人遂謂其母所生，而不知實父所誕也。晉人故習於儉，亞九亦從不蓄婢，家惟一二傭人，無事亦莫能入內，其蹤跡可謂隱秘。乃貴陽汝寧及陝之捕役，因亞九不獲，案莫能結，家屬多瘐死於獄，因而天怒難回，王法莫違。忽於丙子歲，微露其形。蓋緣二子稍長，不時遊戲於門，亞九不能隨，又甚溺愛，遂頓忘忌諱，欲置一媼，使視其兒。適裡中有售身者，以十金納之，劉故亟諫不聽也。夜則使媼寢於外，而自闔重扉，不復令人。媼故有心人，頗為疑訝。一夕，夜出便溺，瞥見中門失閉，乃竊喜，悄然徑入。室中猶秉燭，因潛窺之，夫婦方躡交歡，兒宿於旁。時正溽暑初收，皆白身無寸縷。初亦不甚介意，及細視焉，不禁駭而欲笑。於是春光盡泄，男婦攸分，媼之惑因以頓解。趨出就室，深慮見疑，明日反托疾不起，亞九與劉果不猜忌。媼後微有漏言，聞者或以為誕。裡某亦耳其異，偶向所親述之，其人頗具遠識，驚曰：「此大盜也。既居此地，不首將有害。」里甲領之，果控諸官。時介休宰彭公諱應奎，明察吏也，知其事涉重情，乃先陰拘媼至，悉得其實。翌日，遣役守候於村，俟劉出，即執之來。視其喉無雄骨，褫衣驗之，嫩乳雙垂。公大怒，擬以嚴刑，劉懼，始罄吐其故。公念亞九必勇，非給之當不可得，乃命役徑詣其家，詭言曰：「劉某犯官前，導官怒，置之獄中，必得娘子一見。吾曹當為之疏通。」其意似索賂者。而亞九聞劉有事，大驚失措，竟自出，將細詢之。役承官命，各攜瓶油，見其來，預傾於地。亞九不及知，步疾而中蹶，眾役遂直前擒之。戲探其襠，盈掬者實非無物，皆嘻驚以為奇。亞九欲用武，而兩臂盡傷，肘骨亦折，竟不能復逞。逮至官，以事無證據，極口稱冤。公乃下之獄，榜示通衢，不匝月而三捕皆至，各呈文牒，公始加刑嚴鞫。亞九不能支，遂伏罪。公以罪應寸磔，但死者俱以淫惡自致，詳請減等論決，與劉俱棄市。獄達上憲，俱色喜，公因獨膺卓異。亞九死，其子猶在晉，官為具牒，解送回鄉，而亞九之母猶存焉。惟汝寧白衣庵，迄今如故，行人每指以為戒。